

牡丹芦雁图梅瓶上的生命哲思



陈列于河北博物院《名窑名瓷》展厅的金代白釉黑彩牡丹芦雁图梅瓶，

1972年出土于河北献县，器型修长匀称，小口，折沿，短颈，溜肩。上腹微鼓，下腹渐收至底，底内凹成圈足，整体上给人以妩媚但又不失端庄之感。

梅瓶胎质疏松，呈浅灰色，通体施白色化妆土，乳白色釉，口沿下绘一周覆莲纹。上腹部于两周弦纹间，以黑料绘画六朵缠枝牡丹，黑白对比强烈，花朵雍容丰满，枝叶洒脱奔放，线条流畅，疏朗有致。梅瓶下腹绘“芦雁图”，四只芦雁翩然栖游于芦苇水泽间：一雁振翅凌空，一雁引颈长鸣，一雁垂首觅食，一雁蜷卧憩息。它们以飞、鸣、食、宿四种姿态，凝固了生命的不同状态，也凝结了磁州窑工匠对天地生灵的深情凝视。

□文/图 李立华



民窑神韵：磁州窑的笔墨天地

磁州窑是我国北方一个历史悠久，规模较大的民窑体系，古窑址位于今河北邯郸磁县及峰峰矿区境内。磁州窑火自北宋中期燃起，便成北方民窑体系的中流砥柱。它以白釉黑彩为标识，开创了瓷器绘画装饰的新纪元。白地黑花，是磁州窑最具代表性的装饰手法之一——先在粗松的白胎体上敷一层洁白的化妆土，再以当地特产的斑花石（氧化铁矿物）为墨，绘就纹饰。烧成后，黑白二色如宣纸泼墨，釉色莹润光亮，图案鲜明生动，赋予瓷器水墨画般的诗意表达。

直接取材于民间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，是宋金时期磁州窑绘画的鲜明特色。磁州窑画工不是以临摹画谱入手，而是以观察生活、表现生活作为切入点，纹饰题材丰富而清新，山水花鸟、婴戏诗词，皆化作瓷上的艺术语言，牡丹芦雁正是这一传统的绝妙体现。此梅瓶上腹，六朵缠枝牡丹盘绕瓶身，花瓣层叠如云锦。缠枝牡丹又名“万寿藤”，是传统吉祥纹样，因结构连绵不断，有“生生不息”含义。磁州窑画工以黑彩平涂为底，再以尖锥划刻筋脉——这种“白地黑剔花”工艺，使花瓣在黑白反差间浮凸立体。牡丹自唐以来便是富贵象征，金代女真贵族袭用汉俗，尤爱此纹。然而，此梅瓶上的牡丹却不同于宫廷院画的工致，枝蔓伸展叶片翻卷都极为自然，仿佛被野风轻轻吹拂一般，透露出民窑特有的蓬勃生气。绘画于梅瓶下腹的一幅芦雁图上，大雁、芦苇、残荷、莲蓬……每一处细节，更是深得中国水墨画神韵。与缠枝牡丹一样，磁州窑工匠笔下的大雁，虽非宫廷院画的精雕细琢，线条简练却形神俱足。画师仅用黑白两色，就以生动娴熟的笔法，摹写出活灵活现的艺术生命力，质朴生动的画面令人耳目一新。

器以载道：梅瓶中的形意相生

梅瓶，是一种小口、短颈、丰肩、瘦底、圈足的瓶式，以口小只能插梅枝而得名。梅瓶之“梅”，常引人联想到寒梅斜插的诗意画面。近代许之衡在《饮流斋说瓷》一书中有言：“梅瓶口细而颈短，肩极宽博，至颈稍狭，抵于足微丰，口径之小仅与梅之瘦骨相称，故名梅瓶。”但是，梅瓶最初的用途为酒器。磁州窑遗址就曾出土书有“清沽美酒”“醉乡酒海”的梅瓶，直白宣告其酒器身份。明代唐寅的《饮中八仙图》，被认为临摹自北宋赵公麟作品，画面描绘了李白、贺之章、张旭等八人坐于松林间畅饮，一名侍童正把梅瓶中的酒倒在酒缸里，实证其酒器本源。宋人赵德麟的《候鯖录》中记载了一种名为“酒经”的酒器：“陶人之为器，有酒经焉……小颈、环口、修腹，受一斗，可以盛酒。凡馈人牲，兼云以酒器，书云就一经或五经焉。他境人有游于是邦，不达其义，闻五经至，束带迎于门，乃知是酒五瓶为五经焉”——很多学者认为，这种可装酒一斗、名为“酒经”的小口修腹瓷瓶，很可能就是宋代人对梅瓶的称谓。所以，梅瓶又名“经瓶”。

小口防溢，丰肩储酒，修腹利把持，圈足保稳固——作为酒器，梅瓶的造型设计可谓实用智慧满满。这种酒器的出现，与辽国契丹族有着重要关系。契丹是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中的一支，在唐代就与北方汉族多有交往，《辽史》称“大漠之间，多寒多风，畜牧牧渔以食，皮毛以衣，转徙随时，车马为家。此天时地利所以限南北也。”为适应迁移生活，契丹人仿照革囊创烧出便于携带的陶瓷提梁壶（俗称“马镫壶”或“鸡冠壶”）。他们还创造出了一种上粗下细、状如鸡腿的长腹瓷瓶，用于运水或储酒之用，这种鸡腿瓶被很多现代学者视为梅瓶的雏形。鸡腿瓶口小、颈短、腹长，可以避免盛装的水、酒溅出，减少酒的

挥发，用绳索捆绑后背运很方便。而且，倒梯形造型使绳扣越勒越紧，确实很适合契丹人游牧射猎、逐水草而居的生活需要。

鸡腿瓶传入北宋后，北方汉族地区开始烧造这种长腹小口瓷瓶，最终使梅瓶造型固定下来。在宋代，这种酒器南、北方民窑中均多有生产，而少见于哥、汝等官办瓷窑，说明梅瓶作为盛装用具主要为民间生活使用。与南宋同时期的金政权，由北方少数民族女真族建立，与契丹族一样有喜好豪饮的民族特点，故金统治地区的民窑承袭了烧造梅瓶的传统，磁州窑所产白地黑花梅瓶成为金代北方民窑梅瓶的代表。

四雁喻生：飞鸣食宿的生命哲思

白釉黑彩牡丹芦雁图梅瓶上的四只芦雁，各具情态，俨然一幅微缩的生命图卷。

飞：一雁引颈向天，双翅全力展开，羽尖如刀劈开气流。其势昂扬奋发，仿佛挣脱地心羁绊，直指云霄。此态令人思及人生进取之时——少年意气、功业追逐、理想远征，皆在此一飞中凝聚。磁州窑画工以简劲线条勾勒出翅羽张力，釉色浓淡间透出力量感，与金代磁州窑豆形枕上“展翅衔芦”的飞雁一脉相承；鸣：另一雁曲颈向空，喙部张开如诉，似唤远伴，似警同群。其姿既有呼朋引伴的温情，又有警觉四顾的孤高。鸣雁脖颈的弧度、喙尖的朝向，皆显画工观察之精微。人生逆旅，谁不曾有长歌当哭或呼告求索之时？食：此雁垂首敛翅，长颈弯如新月，专注探向水泽。其态安稳自足，仿佛身外纷扰皆化虚无，唯有此刻的果腹之需。画工以细腻笔触描绘其啄食瞬间，身体重心下沉，营造出沉静氛围。食雁喻示生命的物质根基，恰如陶渊明“衣食当须纪”的朴素智慧；宿：另外一只雁则惬意地蜷卧于沙渚，颈项回枕背羽，双目似闭还开。周身线条柔和，羽翼收拢如裹衣衾，呈现卸下所有防备的休憩之态。宿雁代表生命的蛰伏与蓄力，亦暗喻终归宁静的宿命。金代磁州窑瓷枕上曾有卧雁伴残荷纹样，而此雁之眠更深沉，仿佛与大地同息。著名收藏家马未都先生曾以观复博物馆收藏的紫檀嵌百宝“飞鸣食宿”拜耳为例，阐述“飞鸣食宿”所代表的“四种人生状态”：飞者进取，鸣者求索，食者务实，宿者静养。这四种状态循环往复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生命体系。

磁州窑的伟大，正在于它从泥土与火焰中提炼出生命的本相。它虽不似官窑瓷器那般完美无瑕，却在粗胎拙笔间透出质朴的哲学。正如牡丹芦雁图梅瓶上的四只芦雁，无需精致羽翼，已然道尽生命的真意既在凌霄一飞的壮怀，也在苇丛小憩的安宁；既在向天而鸣的渴望，也在俯首觅食的踏实。这件梅瓶，也许曾盛载酒香，如今盛载的却是时光。观者每一次注视，都是一次对生命姿态的确认：今日之我，是飞，是鸣，是食，还是宿？答案或许就在那釉色深浅之间流转，静候有缘人的顿悟。

征稿启事

燕赵大地，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，亦藏万千风物之美。为唤醒地域文化记忆，打捞民间烟火故事，“悦读·风物”版现面向全社会征集稿件，诚邀每一位热爱这片土地的人，共绘燕赵人文画卷。

一、**征稿内容**：古建与遗址：讲述建筑背后的岁月变迁、修缮故事或民间传说；非遗、民俗与节庆：描写地域特色，需突出“独家体验感”，避免泛泛介绍；山河与村落：书写自然与人文景观，需融入个人观察与感悟，拒绝单纯风景描述景点宣传。

二、**投稿要求**：内容需紧扣“燕赵地域”，兼具故事性与文化性，杜绝虚构与抄袭。文字需避免晦涩学术化表达。每篇稿件需附3~5张原创图片，清晰无水印，注明拍摄者与图片内容说明；资料图片需注明出处。文字稿件请注明作者姓名、联系电话。作品须未在其他媒体（含自媒体）公开发表，若因版权问题引发纠纷，由作者承担责任。

三、**投稿方式**：文字稿件与图片请打包发送至邮箱：yzwbwszh@163.com，邮件主题注明“风物版投稿”。本启事长期有效，稿件将择优刊发。